禮經本義

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禮經本義卷十七

無錫蔡德晉撰

逸禮

投壺禮 嘉

壺者賓酒之器以籌投之而觀其中否亦射禮之細也其禮之始必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庭之偏廣不足以張侯置鵠賓客之衆不足以備官比耦欲行射禮而不可得因舉席間實酒之器以寄射節先王以其可以習容而講藝也故為之節文而投壺之禮于是乎興于五禮當屬

嘉禮也　鄭康成曰燕飲酒既脫屨升堂主人
乃請投壺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馬彥醇曰古
之君子游于藝者莫重于射其次則投壺故投
壺之禮多取于射其行禮之人則有主有賓有
司射有弦者有酌者其行禮之物則有壺有矢
有中有算有馬以投壺之制而考于鄉射禮升
降上下周旋進退大抵相似而投壺為簡而已
陳用之曰昔晉侯與齊侯晏投壺祭遵臨戎雅
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其
間于貴賤軍國之間乎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矢籌也所以投者投壺倣于射故以矢名司射掌其
禮推賓黨與燕者一人為之中盛算之器大夫兕中
士鹿中解見鄉射禮方性夫曰矢將以投賓故主人
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

執之而已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枉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矢貴直而壺貴正而曰枉曰哨謙辭也某既賜言已既受主人之賜矣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避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

避

賓再拜受于西階上拜受矢也般還不敢直前避之容也曰避告以避而不敢受欲止其拜也主人阼階上拜送亦北面而拜送矢也蓋賓既許其請即當受矢故先拜而進受賓及主人皆來兩楹之間俱南面而以矢授受主人既授矢于賓乃拜送矢受矢者必拜而後受送矢者必送而後拜者以手中無矢乃可拜若賓既受矢則手當奉矢主人未送矢則手尚奉矢不得拜故也　熊氏安曰曰避擯者告賓主之辭

般還與盤旋同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已拜主人拜送矢畢也受矢主人又自受矢與賓為耦也蓋主人之贊者授矢以授主人于阼階而主人

受之也于是主人進就兩楹間視投壺之處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就楹間之筵筵即投壺之席賓主于是各就席席皆南向

右請投受矢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庭長司正也鄉飲酒禮將旅使相為司正在庭中立于觶南北面察飲不如儀者故名庭長冠士成人來觀禮者樂人擊鼓與弦歌者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司射相禮者也庭長正禮者也冠士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位在西階下東向樂人樂賓者也使者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位在阼階下西向

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 籌室中五扶

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籌矢也扶膚同鋪四指曰膚膚廣四寸五扶為二尺七扶為二尺八寸九扶為三尺六寸投壺無定處或于室或于堂或于庭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尤廣故矢長九扶

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矢以柘棘取其堅重毋去其皮尚質也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司射位在西階上于執壺之人處受壺來賓主莚前量度而置壺于莚之南不問矢之長短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蓋室中五膚者去席五尺堂上七膚者去席七尺庭中九膚者去席九尺也鄭康成曰間相去如射物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邪行各七尺也

反位設中

司射度壺既畢反還西階上位取中稍進東南而設中也

右投壺設中　壺頸脩七寸腹修五寸口經二寸半容斗五升修長也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

東面執八算興

算計中之籌也八算者人各四矢算如矢數賔主各四故八算也司射既設中乃于中之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起立以請賔俟投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投矢于壺以矢本入者為順以矢末入者為逆順則名為入逆則不名為入比連也以鼓為節賓主更迭而投中則釋算于地以記之若一人連投雖中亦不釋算也勝飲不勝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正禮之爵或以罰或以慶此指罰爵而言也馬即算也未釋謂之算以計多少為義既釋謂之馬以勝敵為義也投壺與射禮同三番而止每一番勝則立一馬以表勝數也禮成于三三番皆勝則立三馬而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于二故撤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三使得為成也或頻得三

或取足三皆謂之三馬既立則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此告賓之辭告主人亦如之　呂與叔曰矢本入則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荅矣不如是則雖投不為入雖入不釋算不尚苟中也陸農師曰倒入倖入也故不名為入方性夫曰一馬從二馬者勝少者附勝多者以為數也數成于三數成則可以為多矣應子和曰勝者豈能全勝將有缺而不足之算不勝者間有得必有棄而不錄之算兩俱無所成而已今也取不勝者不用之馬而補勝黨未足之算則零算不遺而勝算有助所以成人之美所以遂已之能以與人可謂達觀而無人己之見者矣

右請賓主人　算七尺有二寸算多少視其坐

郝仲輿曰算之多少視坐上人數每人四矢即四算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太師曰諾

郝仲輿曰命弦者戒弦歌者射以樂為節投壺則鼓瑟弦歌為發矢之節貍首逸詩篇名間若一謂緩急作止之間均停如一太師歌工主人黨為之　鄭康成曰貍首詩今逸射義所云曾孫侯氏是也孔仲達曰投壺亦有鼓以弦為重故特云命弦者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也投壺者當聽之以為志取投合于樂節故須中間若一也按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末作樂第三番乃用樂令投壺發初即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于歡樂故也

右命工奏樂　曾孫侯氏今日大射干一張侯參之曰七字有闕誤不成文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

予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質旌既載干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以上貍首詩首章殘闕不可考下三章章各八句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

衆賓居西為左衆主人居東為右拾更也每耦兩人更迭而投也徐伯魯曰司射告矢具則左告賓右告

主人且請更迭而投于是乃投壺也

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于右主黨于左

徐伯魯曰有矢入壺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于地前此東面而立釋算則坐也其釋算之位賓黨于右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于左在司射之前稍北此以司射東面之位為主而分其南北為左右也

右拾投釋算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

投畢司射執算以告曰左右卒投矣請數所釋左右算以別勝負也

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于

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純全也一算為奇之奇隻也遂以奇算告之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也賢猶勝也郝仲輿曰卒投算獲左右不分耦適賓主之黨左勝則賓黨飲右勝則主黨飲與射禮算法同餘詳鄉射禮徐伯魯曰奇則曰奇假令九算則曰九奇更不論四純而一奇也

右卒投數算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

司射命酌酒以飲不勝者也酌者勝黨之子弟也酌者既許諾乃于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奠于豐上

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當飲者不勝者也灌飲也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自奉之曰命賜之飲受以禮而不怨也勝者跪而答曰敬以奉養勸以禮而不矜也方性夫曰酒所以養老又所以養病故曰敬養

右罰爵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

正爵飲不勝之爵也請立馬司射請也直當也謂所立馬各當其所釋算之前也

正爵既行請徹馬

正爵慶爵也鄭康成曰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請徹馬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徹馬無算爵乃行　馬彥醇曰正爵既行請立馬則中多者有慶矣正爵既行請徹馬則禮畢而飲無算矣立馬以表其勝徹馬以掩其不勝則投壺一用而禮義為備也

右慶爵

鼓

言擊鼓以為投壺之節也

右鼓○□○○□□○□○○□半○□○□

○○○口口○口○魯鼓○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半○口○○○

口口○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

禮鄭康成曰圓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此魯薛投壺擊鼓之節魯鼓

○口○○口口○○半○口○○口○○○○

口○口○薛鼓○口○○○○口○口○口○

○○○口○口○○口○半○口○口○○○

○口○郝仲輿曰此與前圖異亦一家之說附錄於此徐伯魯曰魯薛之鼓既異譜而

傳之者又異故記者兩存之然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闕之可也今按前圖鼙聲七鼓聲五此魯鼓之半也其全則鼙聲十三鼓聲十鼙聲五鼓聲七此薛鼓之半也其全則鼙聲十六鼓聲十二後圖鼙聲九鼓聲四此魯鼓之半也其全則鼙聲十四鼓聲七鼙聲七鼓聲三此薛鼓之半也其全則鼙聲二十一鼓聲十然以詩序考之恐當以前圖為主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鄭康成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郝仲輿曰憮作呼戒號呼也敖傲慢也偝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遠談外事也徐伯魯曰常爵例罰爵

也浮謂罰爵之盈滿者此記二國戒令弟子之辭意同而文小異故記者並列之

巡守禮 賓

天子巡守先告于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畿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

右告宗廟羣神

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

右出巡在道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
諸侯各待于竟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
覲方嶽之諸侯

右至岱宗

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
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
辰

右觀風俗考制度

入其疆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

右黜陟　諸侯有功德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

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嶽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嶽其禮皆如岱宗

右至三嶽如岱宗

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齋親告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畿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

右歸告宗廟羣神

出師禮軍

天子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于朝簡練俊傑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于是孟秋以級授車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于社以習其事

右命將誓戒

先期五日太史筮于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于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馬舍奠于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以出

右告祭乃出　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

以齊車載遷廟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

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

右軍行舍奠祭告

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

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

右即敵

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于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

右克敵祭告

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命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

右賞罰

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

右振旅告捷

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齊以特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斂玉埋之于廟兩楹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學以訊馘告

右反國祭告

大饗于羣吏用備樂饗有功于祖廟舍爵策勲謂之飲

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

右飲至策勲

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齊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脤宜于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須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馬禱克于五帝捷則

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　將居軍中之禮介冑在身執鋭在列雖君父不拜　若不幸軍敗則驛騎赴告不載櫜韔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

右命將出征之禮

諸侯應敵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于敵所

從來之方為壇祈克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内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即敵

右諸侯應敵之禮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温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軍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右軍容　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

後刃

奔喪禮 凶

鄭康成曰此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方性夫曰四方男子所有事安能免離親哉則奔喪之事不幸而亦有焉先王所以作為之禮也　朱氏董祥曰古人于期功喪皆棄官奔喪杜佑云安帝初長吏多避事去官乃令非父母喪不得去職考之于書如韋義楊仁以兄喪去官譙玄以弟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諫賓以期喪賈逵以祖喪去官范滂以兄憂不就徵園令趙君以兄憂不應辟劉衡以兄憂曹金以弟憂度尚以從父憂楊著以從兄憂皆棄官陳皇以姊憂去陶潛以妹喪免嵇紹以長子喪去是凡喪皆謂之憂皆當去官也晉楊旌未除伯母服應舉坐貶宋郭稹以緦喪赴舉引赴御史臺劾問其嚴如此今人貪位奪情

古人見之必羞與為伍矣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鄭康成曰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禮亦然也　孔仲達曰親喪兼五服而言故下文別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亦通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今以凶變之遽故倍之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避患也舍止息也見星行舍侵晨冒昏視凡喪為尤遽也　鄭康成曰哭則遂行者不為位也孔仲達曰凡聞父母之喪其哭之不離聞喪之

處不得為位即奔之也若有君命未得奔喪者既聞而哭又為位更哭也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

未得行若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成喪服俟君命有人代已則可行也　奔喪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大夫以上則素弁成服者固自喪服矣

過國至境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國境哭

過國至境謂所經過國之界上去時親在今反親亡故感觸盡哀也哭避市朝恐驚衆也望其國境將至本國界也

右聞喪遂行

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

升自西階者禮人子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于生也時已殯故位于殯東括髮袒者尋常親死則笄纚小斂畢乃括髮今喪已殯故不笄纚即括髮而袒衣也

降堂東即位西向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

殯後孝子位在阼階下故自西階下而即位于阼階之東也凡言成踊者每一踊有三跳凡三踊九跳乃謂之成也襲絰者掩其袒衣而加絰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墻之東蓋又東于所即之位凡袒襲不相因位也任翼聖曰絰首絰腰絰也絞帶以象吉時之革帶小于腰絰五分之一一頭有彄子以一頭串于其中以束衣其腰絰則象吉時之大帶乃串加于外者也士喪禮既馮尸主人絞帶在絰襲之前今

斬衰無馮尸禮故先襲加首絰乃繫絞帶而加腰絰也變于在家故特言絞帶也鄭謂絞垂其末不散帶非是禮成服乃絞帶大功斬衰猶散帶况父喪乎郝仲輿曰反位自東序反東階下之位

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

凡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畢反位哭踊不言反位者畧也賓出又送之于門外而反位有賓後至則拜賓成踊送賓反位皆如前禮

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

出門出殯宮門將就次也相贊禮者次倚廬也在中門外

于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

鄭康成曰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

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鄭康成曰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喪服杖于序東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

任翼聖曰非主人非嫡子也主人拜賓送賓喪無二主故也凡齊衰以下奔喪皆主人拜賓

右奔父喪至家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

踊而后襲于士襲而后拜之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向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于又哭不括髮

徐伯魯曰奔母喪之禮大畧與父喪同所異者始至襲絰于序東即加免于又哭不括髮耳任翼聖曰禮斬衰括髮齊衰者免唯母一括髮小歛乃免降于斬衰重于凡齊衰也又恐象小歛故不括髮

右奔母喪至家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

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于又哭三哭皆免袒

哭不升堂以主人在東階下故亦哭于下也麻首絰與帶也麻乃袒變于為父母也入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

有賔則主人拜賔送賔

往襄聖曰奔喪始至故有來弔之賔而主人為之拜賔送賔也

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丈夫婦人主人主婦及其內外男女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不變哭位以其非賔客也于賔客則以變為敬

右奔齊衰以下喪至家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徐伯魯曰此奔喪在道望哭之禮以服有重輕故哭有遠近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側階也東髽謂于堂上之東脫髦其笄而髽也即位位在堂上也拾踊更迭而踊也　鄭康成曰東髽髽于東序不髽于房變于在室者也孔仲達曰士喪禮婦人髽于室殯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髽于東房此來奔喪故髽于東序髽之與于括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

也

右婦人奔喪至家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任翼聖曰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于墓主人攝主也此奔喪者乃適子故自攝主以下與婦人皆往墓所分左右之位奔喪者括髮于東徧遂即主人之位而為喪主也若非適子則主人拜賓陸農師曰告事畢之墓之事畢也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于又哭括髮成踊于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相者告事畢

冠而歸者括髮不可行于路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歛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歛為三哭又明日成服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也告事畢告奔喪之事畢也

為母所以異于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

之禮

鄭康成曰一括髮謂入門哭時也孔仲達曰墓所已括髮矣入門几筵在堂必一括髮

右葬後奔父母喪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

西面哭别于父母喪之北面哭以示哀之殺也言襲不言袒者有襲必有袒齊衰重故袒以下不袒故不緦言袒也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又哭免袒成踊于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相者告事畢

東即位謂奔喪者于東方就哭位也拜賓成踊謂奔喪者于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也　陸農師曰齊衰言襲不言袒于又哭三哭言袒不言襲互備也齊衰猶袒則父喪袒可知為父又哭三哭不言袒上下比義可知也

右葬後奔齊衰以下喪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

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有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聞父母喪而不得奔得為位而哭者必人臣奉使未畢重君命而不敢遽歸故也為位為朝夕哭位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以私喪廢公職也

右聞父母喪不得奔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

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非父母之喪則以私事出而不得遽歸者亦得為位而哭也自相者告就次至成服拜賓疑有闕文錯簡

鄭康成曰家遠謂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齎也孔仲達曰待齎謂賵贈之物　任翼聖曰齊衰以下雖非君命亦得為位其情緩也然或地近而事易畢者亦當遂歸故三日五哭卒而遂歸也三日五哭統夕哭計之歸而有弔者皆主人為之拜賓以其初歸故衆主人兄弟皆與之哭于殯宮而出也歸即成服者為位時已袒免而襲絰也然地近猶可急歸成服遠則不及故成服而歸也

右聞齊衰以下喪不得奔　哭父之黨于廟母妻之黨于寢師于廟門外朋友于寢門外所識于野張帷任翼聖曰于廟一本也于寢內私也廟門外尊之寢門外親之于野則已疏矣　凡為位不奠以其精神不在乎是也　凡為位者一袒一袒者明日以後不復袒異于親喪也齊衰以下自三袒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于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于服與之哭不踊

此除服後而奔父母喪也東即主人位括髮袒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于墓而歸也主人攝主也無變于服服已除也與哭不踊衰已殺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齊衰以下除服後奔喪唯着免麻不括麻也哭竟即于墓上除之

右除服後奔喪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大功以上有税服之禮雖除喪後聞之亦必奔喪而成服小功緦麻服輕不税然始聞之亦必免袒而成

踊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為之變也
但拜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耳

右除喪後聞小功以下喪

弔禮

此諸侯相弔及含襚賵
臨之禮蓋古之逸經也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

陳可大曰諸侯薨隣國諸侯遣使來先弔次含次襚
次賵次臨四者之禮皆于一日畢行但其次序則如
此耳

右遣使

弔者即位于門西西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

弔者隣國所遣之正使也門西主國大門外之西凶事與于吉故介在東南西上者介非一人其長者在西近正使也西于門不敢當門之中也

主孤西面

主孤主國之孤孤子當襲父爵者也西面立于阼階下也

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

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

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如何不淑述君致弔之辭淑善也言何為而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同等以下

不出迎故云須

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

主人升堂由阼階升也

弔者降出反位

反位反門外之位

右弔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

矣

含者弔者之介也璧含玉也

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反位

坐委跪而致之也席承璧之席也

宰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宰上大夫也朝服吉服也即就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不可純吉故仍喪屨跪取以東藏之内府也徐伯魯曰凡致含者擯者受之然後宰取而藏之

右舍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

襚者亦弔者之介也

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

襚有五服冕弁爵弁皮弁朝玄端是也五服同時入門然冕爲重故居先而襚者自執其餘則使人執之而襚者受而陳之也左執領在門外則領向北入門則領向西及致命時襚者西向則領向南也衣即冕服也委于殯東即委于壁之席上也襚者降謂下堂也

受爵弁服于門内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

受襚者受也凡服重者在外輕者在内故執爵弁服者在門内霤執皮弁服者在中庭執朝服者在西階執玄端者在堂而襚者至執衣之所而受之也下堂而受一服即升而將命委之于殯東重者在南輕者在北唯受玄端不下堂服以漸輕故受之漸近每進必將命故子必拜稽顙也如初謂如拜冕服也致五服畢襚者降自西階出反門外之位

鄭康成曰授襚者以服者賈人也

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宰夫宰之屬也五人各舉一服以東
而其舉之也亦如襚者之西面云

右襚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

車馬曰賵賵以上介其禮又重于含襚矣禮犬馬不上于堂故執圭將命

陳乘黃大路于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

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賵者出反位于門外

乘黃四馬皆黃也大路車也北輈以車轅北向也客使上介之從者為客所使故曰客使自下由路西謂自堂下控馬立車西也子拜之後賵客即跪而置其圭于殯之東南隅席上宰則舉以東而藏之内也

右賵　凡將命向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

任翼聖曰上客正使也臨視也入視而哭也古者屬綍喪車以備火災葬則執之以下棺故臨喪皆曰執

紼帛以慰生臨以哀死含襚賵猶致其物臨則致其情故致辭尤重也

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

臨者上客也禮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今入門右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將納賓而先受命于嗣君三致君命必使賓復門西之位也視比也賓三辭而稱使臣為恭將從其命也敢不敬從從主君命趨門西也

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介立門左東上立使臣之西也主降拜拜臨也不言答拜喪拜無答也升哭主客俱升堂哭于殯也拾踊主客更迭踊也客出拜而送之謝其辱也

右臨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

婦人既嫁父母降期而猶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之別于凡期也踰封越境也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闈門宮中旁出之門側階旁階也入自闈門升自側階異于女賓也主國之君立于阼階不降迎也其他如哭踴髽麻之屬皆如奔喪之禮不以君夫人尊而有殺也

右夫人弔

諸侯釁廟禮

此廟新成而釁之之禮釁塗也殺牲取血以塗之尊而神之也　方性夫曰廟成則釁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考必用酒者陽之盛也寢者人之所居故以陽之盛者考之釁必用血者陰之至也廟者神之所居故以陰之至者釁之

成廟釁之以羊

廟必釁者尊神明之居也釁以羊者用牲之次者也

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

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也以交神故先祝以請命傳命。反命故次宗人以攝主故次宰夫以割牲故次雍

人

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

拭拭之使潔也碑麗牲之碑在廟中
庭東上以宰夫為上為攝主故也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

孔仲達曰雍人抗舉其羊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
閒而升也當屋棟上之中南面刲割其羊使血流于
前也　皇氏侃曰舉羊謂掛羊于屋自中謂在
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懸之上下處中

右釁廟　宰夫北面于碑南

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

門廟門也用雞降于廟也有司祝宗人宰夫也割牲細故不升屋而割之于屋下

夾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

夾室東西夾室也

右門夾室　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向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

衈者先滅耳旁之毛以薦神也既衈而遂割之割雞則當門之中夾室則當室之中央有司在門則當門北面而立在夾室則向夾室亦北面而立舊說衈則于屋下割雞則仍升屋而割血然與經文不合

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

告事畢以事畢告于宰夫也

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

宗人請就燕君揖之乃退

君寢門中南向謂君在路寢南面立于門內朝服而受之也

右釁畢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考落成也任翼聖曰宮室落成其禮不見經傳庾蔚云以酒食澆落之其說亦未詳以釁廟禮推之當是賓一人升屋中屋酹酒酒流于前乃降主人向屋而立賓降致

祝辭于主主拜謝乃

即席燕飲相樂耳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名者有名之器豭豚豕之牡者　陳用之曰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鎭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圉人釁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或釁于始成或釁于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羊人釁供羊牲雞人釁供雞牲大人几珥用驪則釁牲亦不一也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為牲而牛馬不與爵弁而不冕牲驪而不純則釁之為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鐘甚者有叩人鼻以衈社者此先王之所棄也

右釁廟器

諸侯遷廟禮

此三年喪畢主自殯宮而遷于廟之禮任翼聖曰既練新主祔食于廟猶未遷既祥當吉祭乃遷廟又曰按穀梁傳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鄭氏曰練乃遷廟張子曰卒哭而祔新主復還殯宮祖亦未遷比至于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主于廟是皆謂朞而遷廟矣穀梁傳疏謂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傳以事相連故連言之非謂事相接也徐子曰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于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于廟是人謂三年而遷廟也

程子得之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

任翼聖曰成廟易檐改塗而更釁之也遷之新廟新主入禰廟而上遷祧盡之主于夾室也

右將遷

從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

任翼聖曰玄服始即吉之服也

至于廟羣臣如朝位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

任翼聖曰廟謂殯宫羣臣位在廟門外有司位在廟門内

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

君升由阼階升也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主喪畢遷廟乃由阼階升者著代父之義也凡告用制幣

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

北面再拜君及祝也祝聲三三告也

右告遷

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

導導神以行也主在前衣服從之不言奉主言奉衣服者不敢斥尊也言皆者衣服不一之辭任翼聖曰衣服既入廟藏之于寢守祧掌之

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避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

皆避令尊者得專道也步調習其馬令徐行也

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

擯相導之也

右奉遷

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尊于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設

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

任翼聖曰筵于戶牖間始自外來先于堂也凡四時之祭在室筵與中在堂筵序下樽皆于東方今惟布南面之席敬設尊西方從其便也

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避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

門左門東也入門而左將由東階以升堂也

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

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

今月吉日可以從于新廟敢告再拜

從升從奉衣服者亦自阼階而升也奠主南面衣服在其後遷必設脯醢之奠以依神也

右已遷而告

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皆反走避如食間

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

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為而明薦

之享君及祝再拜

任翼聖曰東西走避俟神之享也祝就西廂從其便也食閒一食之頃也

君反位祝徹反位

反位君反東廂之位祝反西廂之位

右已告而享

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

任翼聖曰事畢納主藏衣服斂幣徹几筵諸事皆畢也擇日而祭所以安神也

右遷畢

祫于太廟禮

此天子祫祭九獻之禮取之䟽家之説夫天子祫祭宜用十有二獻不止于九九獻乃天子時祭之禮耳然陸稼書嘗言禮記玄酒在室一條孔䟽叙九獻之禮甚明可補儀禮之闕葢九獻儀節已無可考惟注䟽之説猶為近古故酌以經傳之文訂定而録之以備參考

大祫于太廟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明水玄酒陳之在五齊三酒之上

右陳尊彛

祭之日王服衮冕而入尸亦衮冕祝在後侑之王不出

迎尸

右尸入　王服衮冕而入奏以王夏立于阼后副褘而入奏以齊夏立于房尸服衮冕而入奏以肆夏席于室

尸入室乃作樂降神

右作樂

乃灌衆尸皆在太廟中依次而灌灌用鬱鬯尸祭之啐之奠之

右一獻　王以圭瓚酌鬱齊獻尸

王乃出迎牲后從灌

右二獻　后以璋瓚酌鬱齊亞灌

迎牲而入至于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祝以血毛告于室凡牲廟各别牢毁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

右納牲　王牽牲入奏以昭夏大夫贊幣從祝

因用幣于庭告神以將殺

遂行朝踐之事尸出于室太祖之尸坐于戸西南面其

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祝乃取牲
膟膋燎于爐炭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隋于主前王乃
洗肝于鬱鬯而燔之以制于主前乃升牲首于室中置
于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于尸主之前

右朝踐　朝事筵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

諸侯曰制祭天子曰宰祭

王乃以玉爵酌泛齊獻尸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亞獻

右三獻四獻

乃退而合烹及熟陳于堂乃筵主入室太祖東面昭南面穆北面徙堂上之饌于室内坐前祝以斝爵酌奠于饌南又取腸間脂爇蕭合羶薌大合樂乃迎尸入室舉奠斝主人拜妥尸后薦饋獻之豆籩

右薦熟　退而合烹尸適于小幄王適于小次以待焉堂上之饌又備矣王出小次復位　薦熟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　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

于墻屋

王乃以玉爵酌盎齊獻尸后又以玉爵酌醍齊獻尸

右五獻六獻　尸飲五君洗玉爵以獻卿

于是尸十五飯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

后以瑶爵酌饋食之尊醍齊以酳尸

右七獻八獻　酳尸內宗代后薦加豆籩　尸

飲七君以瑶爵獻大夫

諸侯為賓者以瑶爵酌沈齊獻尸

右九獻　內宗代后薦羞豆籩　尸飲九君以

散爵獻士

諸臣乃為加爵

右為加爵

上嗣舉奠

右舉奠

乃行旅酬無算爵

右旅酬無算爵

遂餕

右餕

禮經本義卷十七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